

语法整合及立法英语翻译的法哲学阐释

马艳姿, 李永芳^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从法哲学阐释的角度, 将法律翻译看作语言和认知交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立法文本句式在翻译过程中所隐含的语法动态整合的认知操作分析, 揭示法律翻译在生成过程中概念和语言整合操作的异同并指出: 法律翻译是法律、语法、哲学等因素构成的框架内的积极而有限的创新过程; 法律翻译依赖于诠释法律文本所形成的理论和译者的理解创新。

[关键词] 立法英语; 语法整合; 法哲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106-05

引言

法律语言的转换和调整, 不仅基于法律精神原则, 还要基于目的语的使用环境。法律翻译, 是一个囿于法律、语言、哲学等因素构成的语境中的语言分析和合成的过程。就是说, 译者要了解的不是一种法律文本, 而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文本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因为翻译者要触及的是法律之“网”, 是一个或多个法律系统, 翻译必须与法律整个体系保持统一。其翻译技巧就表现在语言和内容的有机协调、组合, 并受制于他所使用语言的法律文化。法律事实是语言问题, 语言性流传物。“流传物的本质以语言性作为标志, 这一事实显然在流传物是一种文字流传物的情况中达到其完全的诠释学(解释学)意义。”^[1] 文本与意志主体的关系是理解, 理解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法律是通过阐释法律的理论准备而产生的。因此, 法律事实作为一种语言性流传物, 必然作为解释学之对象被规定下来。既然法律的制定, 法律体系的建立要依赖于诠释法律所形成的理论指导, 则该种理论自身应对法律之句法和词法进行论证和遵循也就不是苛求。因为语法之于法律及诠释而言, 也具有独特的属性。句法结构的模式性是立法语言的主要特征。法律在句法上的模式性恰恰表明诠释法律所形成的理论对它的倡导和追求。那么, 在法律文本英汉翻译中, 如何打破英文的长句结构, 从语法整合操作的角度, 转换翻译中主要源于各自语言在传达同一事件结构时惯常采用的句式概念和语言整合操作的差异而存在的“不对等”, 不对等现象成了本文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并对这一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做出法哲学阐释, 以期在英汉法律翻译中使翻译文本更趋于规范和完善。

一 立法英语翻译的语法原则

Fauconnier 认为语法在引发心理空间结构和空间映射中起主要作用。语法整合观认为语言中的语法句式可以分析为概念整合^[2]。Mandelblit 进一步发展了他提出的语法整合模式, 指出语法整合是概念整合的一种类型, 其主要思想是: 一个感知的复杂事件的概念表征可与句式的抽象表征整合在一起, 事件结构的参与角色与句式的语义角色形成映射而生成句子^[3]。语法整合与其它概念整合一样, 只有人们感知的复杂事件结构与整合句式的语义之间存在某种空间映射时, 语法整合才能发生, 因此, 这种空间映射是语法整合发生的前提。她还进一步将句子的生成和理解分析为概念和语言的整合和分解操作: 即句子生成是所感知事件与语法句式相整合的结果, 句子理解始于对整合构造的重新构建。语法句式作为整合框架, 使得复杂事件能用语言表征为简单句式。基于 Mandelblit 的语法整合思想, 句子的翻译过程涉及两个独立的概念和语言整合操作: 首先需要译者将源语句有意识地分解为概念和语言输入结构, 然后将这些输入结构与目标语语法句式重新整合, 从而生成目标语句子。英语法律文本注重结构完整性和表意严密性, 多采用错综复杂的长句; 往往以主谓结构为核心, 借助各种联接词和从句, 向外扩展形成从句套从句。在翻译时, 更免不了要对其进行语法整合。

二 法律英语汉译过程中的语法整合与重构

法律英语文本结构虽然复杂, 但多行文质朴, 语法结构严谨, 逻辑联系明晰, 几乎所有的词和句的关系都能通过语法分析得以了解。因此, 翻译中, 把语法视为立法理解的基

[收稿日期] 2008-10-18

[作者简介] 马艳姿(1973-), 女, 湖南湘潭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础。立法只是一种逻辑结构, 是通过语言文字的逻辑结构而应对无数的事实结构。译者必须对文本的篇章、词语关联、句子结构以及标点符号等进行语法分析, 从而了解原文的逻辑推理结构和作者的思路, 对文本才能有精辟的理解。

例1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where party has presented reasonably availabl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support its claims and has specified evidence relevant to substantiation of its claims which lies in the control of the opposing party, to order that this evidence be produced by the opposing party, subject in appropriate cases to conditions which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rticle 43 Evidence.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4]

笔者首先分析其结构, 它是一个含有两个状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 主句中包含一个较长的宾语从句; 主句的条件状语从句又蕴含两个并列谓语, 而且将主句从中“斩断”; 主句的另一个位于句末的状语较明显, 但其又含有一个后置定语从句, 语法层次见图解分析, 为理解全局奠定一个框架结构。其复杂的句法结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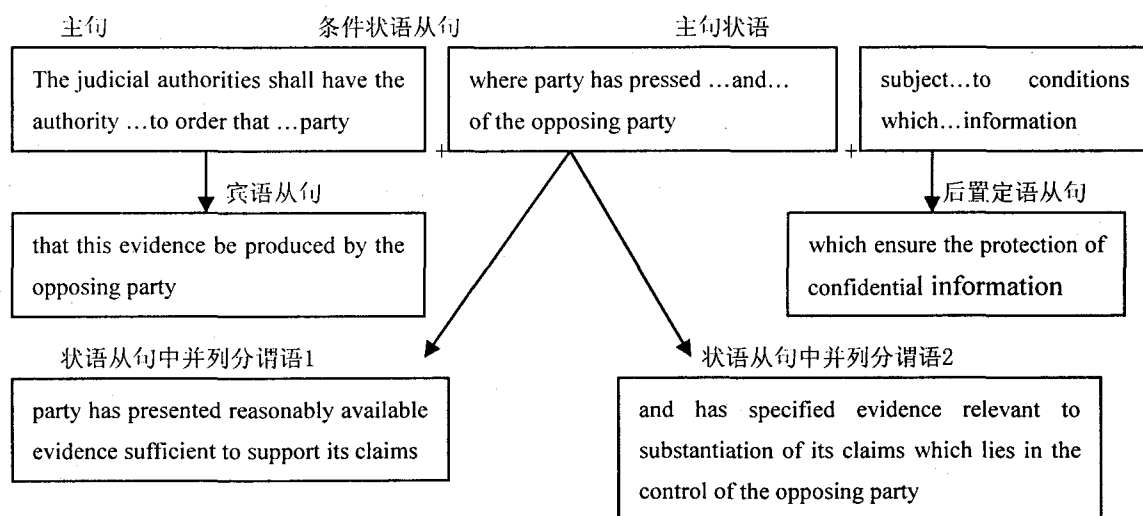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理论认为, 句子的加工过程是概念和语言整合的过程, 也就是说句子的生成是事件和句式的整合, 而句子的理解是整合的再构。本文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法律文

体中, 寻找可能传达的事件与目标句式之间可能的语言映射与整合, 从而生成可能的目标语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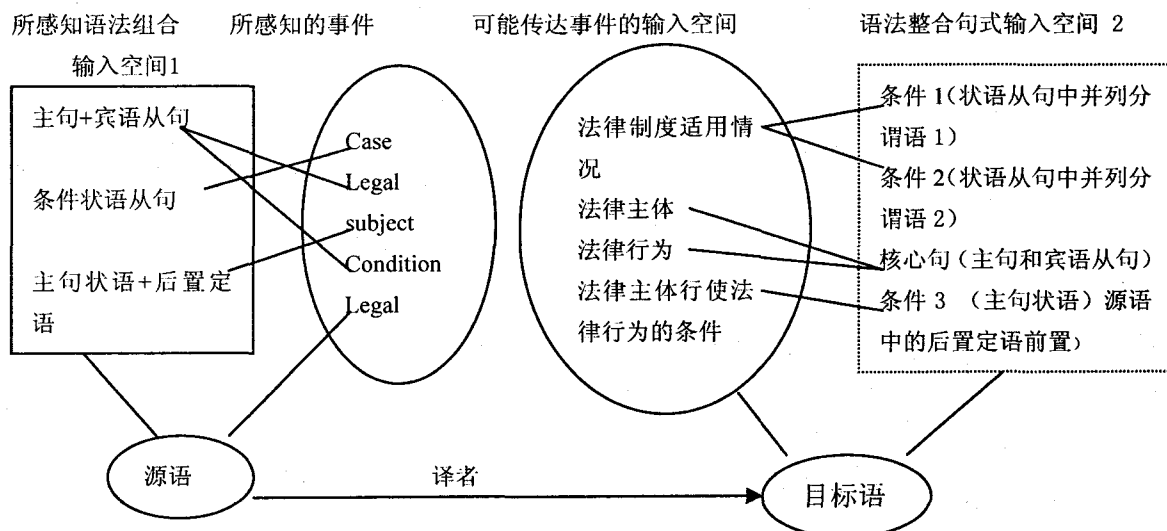


图2

通过对例 1 句子结构分析,本文作者得出立法英语的基本句型为: If X, then Y shall be/ do Z. 一句组织严密的复合句通常包含了大量信息,反映了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适于表达繁复周密的法律规则。复杂的法律规范通常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要素构成。假定条件即该法律规范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么人适用;行为模式可分为可为模式(权利),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义务);法律后果则指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态度,合法的予以保护许可,违法的予以撤销制裁等。

容易看出原文中的核心句为“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order that... opposing party”,翻译第一个状语从句时,宜采用分切法,同时运用拆离法将“reasonably available”单独翻译,另外还要使用转换法,尤其是要利用“被动转主动”及“主动转被动”的小诀窍处理“... be produced by the opposing party”和“... lies in the control of the opposing party”两个部分。对于句尾的状语也要采用分切法来翻译。最后,宜用重构法建构本句译语:如果一当事方已经提供足够支持其权利主张的并能够合理取得的证据,同时指出了由另一方当事人控制的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司法当局应有权在适当场合确保对秘密信息给予保护的条件下,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

例 2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engaged in commerce, in the course of such commerce, to pay or grant,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anything of value as a commission, brokerage, or other compensation, or any allowance or discount in lieu thereof, except for services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either to the other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r to an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intermediary therein where such intermediary is acting in fact for or in behalf, or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ny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by whom such compensation is so granted or paid. (Section (c). CLAYTON ACT)^[5]。

原译为: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支付、准许收取或接受佣金、回扣或作为替代的任何补贴或折扣都是非法的。但与商品购销合同有关的提供给另一方当事人或代理机构、代表人或其他中间机构的劳务除外。中间机构指事实上、或代表或服从于交易一方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而不是受准许支付回扣或支付回扣一方控制。

依据原作的语法结构及语法整合原则,这是由一个主句和一个比较复杂的介宾结构组成的长句,在介宾结构中有两个层次不同的后置定语从句分别修饰 services 和 intermediary,而修饰 intermediary 定语从句里的介词 of 又连接了两个宾语,由于本句主语仅仅涉及一个 it 形式主语(“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pay or grant, or to receive or accept, anything of value as a commission,...”),即原文核心句,可依对应法、同步法容易把握主句意思,商人的勿为行为模式:即“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支付、准许、收取、接受佣金、回扣或其他补偿,或作为替代的任何补贴或折扣是非法的”;假定

条件及可为行为: except for services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either to the other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r to an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other intermediary therein where such intermediary is acting in fact for or in behalf, or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ny party to such transacti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by whom such compensation is so granted or paid.

这样,整个句子可改译为: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支付、准许、收取、接受佣金、回扣或其他补偿,或作为替代的任何补贴或折扣是非法的。但对同商品购销相关的,提供给另一方当事人或代理机构、或代表人、或其他中间机构的劳务除外。这里的其他中间机构是事实上、或代表或服从于该交易一方的直接、间接控制,而不是受准许支付回扣或支付回扣一方所控制。

法律规范一般采用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结构形式规定人们的权力、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即由法律主体作为句子的主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及法律后果作为句子的谓语单句,英语句中的主语对应了汉语中的主题,谓语对主题进行阐述说明,其作用与话题句中的说明部分相同。我们应注意到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不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对等,摆脱原文结构和语序的束缚,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重新排列语序,对整个句子进行语法整合与重构,从而体现汉语结构精练简洁的语言特色,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法律文本的语感,行文更加连贯流畅。

三 法律英语翻译的法哲学阐释

(一) 内在逻辑性

法律逻辑性是立法与司法公正性的内在要求。大部分立法英语都有四个成分:情况、条件、法律主体以及法律行为。而中国法律规范根据法理逻辑结构的不同,其逻辑结构一般包括三要素:假定、处理以及制裁(法律后果)。在语言层面上,中外法律规范的选词、造句、立篇过程中,逻辑标准无不得到充分、准确的印证。翻译时,准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源于准确地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英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我国的法律法规的英译本的情况,笔者把法律英语的句法结构特点大体归纳为:多以条件句为主构成的长句表达结构,逻辑连接词 and 和 or 在句中发挥重要的逻辑衔接作用,其它的修饰限定成分(qualifications)起到进一步明确具体细节内容的作用。因此,注重译文的内在逻辑性特别是形式逻辑在立法英语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例 3 Article 113 If either party fails to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or does not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as contracted and thus causes losses to the other party,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shall be equivalent to the loss actually caused by the breach of contract and shall include the profit obtainable af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but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of the loss that might be caused by a breach of contract and has been anticipated or ought to be anticipated by the breaching party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6]

在这则由近百个单词表述的法律条款的英语译文中,只

是由一个条件句, 逻辑连接词 and 和 or 构成的并列形式以及一些修饰限定成分构成。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该条款英文都同样达到了法律语言所要求的结构周密严谨、意义明确清晰的表达效果。因此, 此句不妨译为: 第 113 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前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 理解的循环性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上看, 循环(circle)是理解法律原文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以悖论的形式出现, 即在理解过程中, 对原文本整体的意义把握必须建立在对部分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对部分意义的理解又必须以对整体的把握为前提。正是这种循环, 体现出整体与部分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由此引申出这样一种观点, 即: 法律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该根据上下文或前后关系加以理解, 反之亦然。这种循环是一种自足性的理论, 由于语境具有整体特征, 即各个要素之间也不是彼此孤立, 互不相干的, 而且围绕一定的言语活动相依相连, 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7]。因此, 文本每一部分的理解与整体的理解互为条件, 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张力, 它们能否达到和谐是检验理解是否正确的尺度。一般说来, 理解的循环不应只局限在对语法和文字的理解和解释的层面上, 局限于对文本原意的把握, 而应当深入到法律文本内部的整体和部分之间, 贯穿到对文本的字、词和语篇的理解, 甚至延伸到对翻译主体, 与文本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上去。

美国 1933 年的《证券法》(Securities Act, 1933) 中有一句话: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1), the maximum amount of penalty for such actor omission shall be \$ 100, 000 for a natural person or 250, 000 for any other person if the act or omission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a) involved fraud, deceit, manipulation, or deliberated 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a regulatory requirement. 对于句子中的单词 manipulation, 如果只限于文字, 只能理解为“操作”、“使用”、“控制”、“伪造”或“篡改”等。这些含义在本句话中均不能准确表达出原文本的意蕴, 于是在理解时, 译者必须深入到文本的整体, 即整个《证券法》中, 联系此句话所论及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 知道在证券交易中, 类似欺诈、欺骗的与 manipulation 相关的违法行为应当是 manipulation of price, 即 The illegal practice of raising or lowering a security's price by creating the appearance of active trading. 因而此时的 manipulation 应当理解为“操纵证券价格”或“操纵证券交易”。海德格尔认为, 人类一切理解活动都按循环运动方式进行, 因此, 问题不是怎样避开它, 摆脱它, 而在于如何使它发挥作用。理解循环的合理性在于它反映了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被理解的整体和被明确化了的部分之间的矛盾。在理解过程中, 译者既不能跳过部分或细节一下子达到对文本整体的领悟, 也不可能先一部分一部分地理解, 积累到最后实现对整体的把握。如果译者心中对整体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或认识, 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理解文本,

即使对所有部分都理解了, 也不等于把握了文本整体本身。这一点仅从系统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中也可以得到某些说明, 况且事先没有一种整体性的领悟也不可能对部分或细节达到真正的理解。由此可见, 理解循环是非线性的。译者的任务是在几个同心圆中扩大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 使所有的细节和整体和谐起来, 这在每一阶段都是正确理解的标准。

(三) 法律权力意蕴

法律英语翻译最主要的对象是成文法。法律文本中是否包含有可独立于理解之外的意旨或原意一直是理解、阐释以及翻译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奈达的动态/功能等值论就是建立在原意确定的假定之上, 认为在原文的表层结构之下, 存在着一个类似乔姆斯基深层结构的“意义内核”(kernel)的东西。具体地说, 在立法英语的翻译中, 不仅要讲究结构上的对等, 还要讲究立法语言的功能对等。法律意蕴原意说也是立足于原立法者基础之上, 认为法律之理解、解释及翻译的目标在于探求立法原意, 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意图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任何法律文本应当具有一种客观的“原意”, 或者说是具有一种原作者旨在竭力表达的意思, 尽管这个原意与客观“存在”具有一定距离。实践中, 我们只能将再现法律文本原意当作一种理想性信念, 从而满足于在翻译中寻找一个与原意相似的法律意蕴。这时的“意蕴”与我们熟悉的“以法律为依据, 以事实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相近。

从人际功能上讲, 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强制性大部分表现在意态成分 may, shall 和 must 上, 表达许可、命令和禁止的含义。如: 英国 Family Law Act 中, 第 4 章第 35(3): “If the applicant is in occupation, an order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contain provision. . .”, 又如第 35(7): “the court shall have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 .”。比较而言, 汉语立法语篇中出现更多的是直接使用“应当”、“禁止”等意态词语作句子主位的祈使句。如中国《婚姻法》(2001) 第 2 章《总则》中的第 7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禁止结婚。”第 8 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表达命令含义的意态成分在中英立法语篇中都频繁出现, 强烈地表达了立法语篇中国家权力意志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更改性。

既然如此, 如何才能体现最为理想的法律意蕴呢? 笔者认为, 法律翻译所追求的真正的法律意蕴应是翻译主体, 即译者在上述翻译原则精神的指导下, 通过对法律文本和事实的理解, 在充分发挥译者能动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意志表达。这种意蕴只存在于译者与法律沟通转换之后, 它意味着译者理解法律的过程。这种意蕴依附译者而存在, 它因时因势而变, 无固定永恒之特性。译者首先是读者, 原文本是他直接接触和认识的对象。作为读者, 他的理解行为是与原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的: 译者—原作—原作者(内心世界)—客观世界(法律意蕴)。译者是通过阅读和理解来认识客观世界, 同时通过再创造来再现原文本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译者应当知道的是, 他所翻译的对象虽然是法律原文本, 但他理解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文本, 即他的理解对象并不完全等同于

翻译的对象。他的理解对象应当是客观世界,一个被原作者者体会并用文字表达的世界。法律原文本是原作者基于自己对客观世界理解的一种创造,译者是原文本读者,也是客观世界的第二作者。

三 结语

法律语言具有“开放性”、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及立法语言句法模式的独特性,以及译者法律知识的不全面性,在翻译理解中出现某些偏差也就在所难免,这也是法律翻译困惑世人之处。立法英语长句翻译的理解在于一种思想的交往,语法与概念的整合,文本的意义显现于它的效果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看,翻译的任务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积极的语法整合与重构等生产性的努力。法律译者所追求的翻译理解原则也应当而且必须自成体系,类似法学中的法律阐释原则:法律文本的逻辑性,理解过程的循环性以及法律翻译时必须注重的法律功能对等——法律权力意蕴。

[参考文献]

- [1]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林格编, 夏镇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1-182.
- [2] Fauconnier, G. 1985/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New York: CUP.
- [3] Mandelblat, N. 2000.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rom syntax to morpholog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4): Mandelblat, N. & G. Fauconnier. 2000. How I got myself arrested: Under specificity in grammatical as a source of formal constructional ambiguity [A]. In A. Foolen & F. Leeck (eds.). *Constru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4] G. B. Rajagopaul. *The Drafting of Laws* [M]. Bombay: N. M. Trepathi (P) Ltd., 1989:189.
- [5] P. H. Collin. *Dictionary of Law* [Z]. Peter Collin Publishing Ltd., 1993:1226.
- [6] Davis, Howard. *Law Interpretation* [J]. *Harvard Law Review*, 1930(43): 863.
- [7] 彭再新. <助语辞>训释的修辞特色[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75-77.

A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blending

MA Yan - zi, LI Yong - f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regards translation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grammatical blending and cognitive operation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legal transl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unified translation framework for the cognitive operations in translating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points out: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is a creative process with a frame of combining law, grammar and philosophy. While doing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a translator's comprehension of a legal text from the theories of interpretation of law of jurisprudence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on in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direct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grammatical blend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